平江貝氏精鈔本

邵易魏彥書面時辛酉首夏

能靜居書

蜀檮杌一本

蜀檮杌十卷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鄢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顙身長七
尺與晉暉藩以剽盜為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
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為盜建感其言
因隸軍于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校為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
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閒私自異之秦宗權據淮西暴
建補軍虞侯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周
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
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録為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令
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

宋張唐英字汝功號黃松子
尚書屯田員外郎

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堂塗驛而邠寧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烟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遥領璧州刺史令孜懼禍求為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已出為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其圖已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即位陳敬瑄叛于成都慮建與東川顧彥朗膠固為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參謀李乂謂曰建今之姦雄

藝芸書舍鈔本

狼顧久矣必不為人下若為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師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為成都尹割卬蜀黎雅置永平軍於卬州以建為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于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于城東置行府以建為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冀全蜀乃入白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効而饋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為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

度帳下吏駱保蒼頭保祿臠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兵歸印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敬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為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夕令孜持符印即建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陳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國招撫等使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為刺史既行建遣殺于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檛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

藝芸書舍鈔本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弒昭宗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月僭即偽位號大蜀改武成以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為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為樞密使任知已潘峭為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為太傅王宗侃為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嚴遵美為內侍監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偽詔改堂宇廳館為宮殿其略曰帝王之居上應辰象朝貢錄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堂省府寺之宏壯頒分名號以正觀聘況我肇啓丕圖數有嘉瑞允協上玄之貺

脫元

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厨厩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永用
維新
大衙門為宣德門獅子門為神獸門大廳為會同殿毬場門為
神武門毬場廳為神武殿蜀王殿為承乾殿清風樓為壽光閣西亭
子廳為咸宜殿九頂堂為承乾殿會仙樓為龍飛閣西亭門為東
上閣門亭子西門為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為昌華門行庫角門為
月華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笮橋門為乾德門大東門為萬春門
東門為瑞景門大西門為乾止門小西門為延秋門北門依舊
天玄門子城南門為崇禮門中隔為神雀門東門為神政門西門
為曦義門鼓角樓為大定門中隔為玄武門昌橋北門為大安門

為應聖橋舊宅為昭聖宮堂為華殿摩訶池為龍躍池賞設廳為
韶光殿軍資庫為國計庫衙庫為內藏庫衙內麴佔庫為齊天
庫衙內雜庫為廣潤庫賞設庫為常盈庫賞設行庫為殿前庫南
倉為天富倉贍軍東庫為左金藏庫北倉為大倉甲仗庫為天武
庫舊三使院為彰信門尚書省於舊使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
城為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為左右街使廂虞侯為街
巡使後槽為飛龍廐客司為客省使樂營為教坊使廚為御食廚
戟門添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為粮料司六庫為支計院成都府移
在子城外逐穩便處置立府所司新宅為天啟宮堂為玉
華殿

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楼肆赦以韋莊為吏部侍郎張格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灌川奏武部郎中張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亂乃變姓名賣卜于溫江建聞其名奏為節度判官又上建詩叙二亂五危七事為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開國名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鷄犬同食今雖名還必須再貶于此死之日瘞我于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

至蜀果不為時所容復貶茂州卒于路五月立周氏為皇后宗懿為　太子十月講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于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顧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為意宗佶憾之諭宦人置藥而毒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允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為王建十一子焉姬生宗仁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輅陳姬生宗智時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鼎宗澤宗平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錄為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恃位隆功高所為

數不合

不法連上表求為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悖因叱
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
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鄙托于人上爰念烝民久罹
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
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我赤子樂于南畝而有豳風七
月之詠焉八月吏部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
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為掌書記昭宗遇弑梁祖即位遣使
宣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自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著大事不
可倉卒而行乃為建荅宗綰教其略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

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大馬猶能報主而況
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
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
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鋭
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勑令自決進退梁使
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為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
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
浣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威卒德權（擢）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
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按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

土德先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于西方也逢吉昌
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先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
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人
神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
師

二年正月贈張鷟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游龍興禪院召僧
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
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鵰閒行氣貌多輕忽(觀)難稼穡總不
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侍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
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

國以來實錄獲玉璽于田令孜之故第以為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
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為通計縣
改太子名為元膺

三年七月文昌軍使徐瑤等殺太子元膺舉宮以叛諸軍討之斬元
膺瑤伏誅以衍為太子瑤字伯玉長安萬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鬬建
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黧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為鬼兵稱瑤
為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喻氏有異色瑤
虜而逼之喻氏曰吾夫風嘗為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我
尚以非我匹爾健兒焉得無禮于我瑤仗劒謂曰爾畏此乎喻氏
曰吾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女無限何必逞暴

于此遂杖而釋之

四年二月以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為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建出遊寶曆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于亀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卒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于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蕋而生頗有國色喜為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實靳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

藝芸書舍鈔本

鳳階成之俘大赦改元通正時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沉江而死化為此神即今江瀆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啟運錄二十卷青宮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弘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于人必有不常之事建常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

年國號改稱大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為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為靈應王鄧艾為彰順王張儀為昌化王五
月祀黃帝于南郊翌日祀地示于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雪十一月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大風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
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嘷于寢室鵂鶹鳴于帳中鶢鶋集于摩訶池建
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
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器兢兢業業懼不負荷幸托天地
之靈廟社之貺方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以萬機
之大不免勤勞于夙夜感此疾恙樂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
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為儲貳勉力輔

藝芸書舍鈔本

戴無墜我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
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
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偽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
號高祖塟永陵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姦猾亡命之徒攘袂誓衆
于雀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于此時乃與晉輝輩攘竊于許蔡
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暴固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
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
抑天為之耶遂能奮迹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
戈披銳翼衛乘輿於焰烟之中其勤至矣巨閹猜忌自辟玉遷利

遂舉兵據閬止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而韋昭度章句書生柔脃醞籍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節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耻而為岐隴所阻自視才畧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俛首而為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托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簒昭宗尚克享國必不忍為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藝芸書舍鈔本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為左奉駕軍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嬖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為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史詩賦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為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為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為宣華池即摩訶池也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鍇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妃餞于昇仙橋以宮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

彌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泝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
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
賜其夫家百縑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大清延昌會
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舟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衒
數于其中為長夜之飲嬪御襟坐隔役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
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為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衍有
愧色佞臣潘在迎顧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怪也乃相
與詼謔詼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懽樂
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

衍宮詞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宮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
有酒不醉真癡人

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為傳真
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干見之
謂曰此宗廟中寶王大圭也與鄭雲叟應百篇舉不中入天台為道
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
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衆以為尸解有文千餘卷皆本無為之旨
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剛達吏理識洞兵機沉滯丘園五科
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十月以韓昭為吏部侍

郎判三銓昭受賂狥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胥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情非臣之情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為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賓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之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庭之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鼙倫目前之安不為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狼虎之人奸諛滿朝貪瀆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為右補闕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倡家飲于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戴大帽四月流軍使王承綱于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有美色欲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從遂取入宮潘昭與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見紅樓

後蜀辛寅遜修王氏開國紀以肥遺為旱魃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經外傳華山亦有此蛇

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

衣及后庭花思越人曲四月游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百花
潭至萬里橋遊人仕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宣晦有
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為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死者數千人衍懼即
時還宮重陽宴群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
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
宮內侍宋光溥咏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
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于是罷宴七月天富
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十月彗星見長丈餘
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禳之詔于玉局建醮
道場以答天變又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上徹于天成此

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可弭衍怒流于
黎州雲唐安人立朝蹇諤自比朱雲權倖多嫉之宣徽使景潤潛奏
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尚方只有殺鷄刀卿欲用乎
雲曰鷄刀雖小亦可斬群狗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
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製狹中俛首即墜在位者惡之九月唐莊
宗遣李嗣來通好市珍玩錦繡衍不許以為落莫莊宗怒曰衍豈免
落草乎
成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朝永陵自為尸命民庶
皆効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婢皆衣道服蓮花冠髽髻為樂夾臉連

額渥以朱粉曰醉粧國人皆效之四月朔衍會群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吊伐彼又不為臣子此所以憂爾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着着十臣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于禁中選驍雄于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飭宮殿于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為憂之端為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牲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讎言于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為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為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蹇諤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憸毒心恣貪殘樊孺軍營要覓私第求顧喧騰于衆口惟思自任于忽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利聚貨叨為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于陽安蒙蔽由憑于內嬖有田嘗儔在為君王之元勞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逾同于上苑金珠求滿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為留守入掌樞機無謏謏以佐君但唯唯而狥上肓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數對唯諛于便捷佐時不識于經綸素非忠勤實為忝竊有嚴凝曰在唱亡國之音衒趨時之伎每為巫覡以斁聖明致君為桀紂之昏使上至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

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絲五百段加開府在珣以絲之半遺罕
罕字仲緘溫江人博通經史獻車駕還都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
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四月唐遣客省
使李嚴來聘以覘虛實勞書記叙興亡其略曰伏自朱溫肆逆運屬
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遽遷于東洛誅夷宗室焚爇宮闈雖列
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偽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
業倏爾隤憒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簒弒遂乃神機迅發心昺燭然
竭滄溟而摧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履久
困于生靈乃選練其死士纔過汶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
朱友貞于樓上斂霜未匣槍雪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

豈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
日救塗炭遂定四維備闡皇猷咸遵帝力今則三秦貢表兩浙稱臣
淮南陳述職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梟兇
方議除翦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喜帝祚中興群妖悉
滅時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王迥感于蜀王國禮遠酬于厚
禮宣徽使宋光葆召嚴宴飲與語終日伏其機辨料嚴東還必有鄧
艾之謀乃謂衍曰我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勢今以姦雄
相喻是鄙我也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言衍荒淫失政可
一鼓而下光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于游宴不能悉用其策光葆字
李正內樞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為閹給事黃門累遷東川節度

使及行敗托疾留閬中為刺史安重霸所殺七月丙午行應聖節列
山棚于得贈門是日有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兩柱太常少
卿楊玏上言其畧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應不崩之義也
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
石非材也衍不以為意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
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之悽愴衍至青城
佳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玄都觀金華宮丹
景山至德寺各有所唱和詩刻于石次至彭州幸陽平化漢州三學
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驛各又賦詩
太后詩曰周游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

却驅金翠入龜城
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景
却被江山看出行
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為詩有深思耕家甚貧
有相者謂之曰公非久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
有王氣每夜撒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此子當作
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于後房姊生彭王
妹生衍建即位姊為淑妃妹為貴妃耕為驃騎大將軍衍即位冊貴妃
為順聖太后淑妃為翊聖太后兄延璋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
既荒于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不能相規正至於失國皆其

致也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慶宮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
韜率伐中外皇駭衍昕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
兵入秦州以巡邊為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潘禹卿上疏衍不納
禹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
題詩于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群
鴉泊于旗杆上其鳴甚哀次梓潼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謂延
久言同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親禱張惡子廟抽
籤得逆天者殃四字不悅次綿谷唐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
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勳宗昱宗儆為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
諸將皆棄城寨遁還衍令斷桔津桁梁自綿谷還留王宗弼以兵固

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芬與三將同謀納
款于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效妓
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
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啟宮收其金寶後魏王至德陽衍
報曰北斗將校謀歸朝廷為樞密使朱光嗣景潤澄宣徽使周輅歐
陽晃等異謀懽惑各已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為
托因表曰

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室災皇
綱解紐不能勤逆遂至從權勉狥輿情止王三蜀遠匡纂緒敢
迨遑自保土彊以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

定中區奄征下國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
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為王土與萬家臣妾皆沐
皇恩輿櫬有歸負荊俟罪望回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願佇德
音以安反側謹奉表歸命
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王入居東內崇韜止天
府十二月魏王斬宗弼宗勳宗儼于東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
隷忠武軍隨建有功賜姓名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
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為安樂公乃
率其宗屬及偽宰相王鍇等及將佐家族上下數千人東赴洛陽四
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

藝芸書舍鈔本

宦

路誅之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與留守張筠誅于秦州驛夷其族時
年二十八母徐氏臨刑呼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
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啟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
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追封為
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于綺紈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
次當以輅傑為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叶謀遂得嗣立龍袞位
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惟宮苑是務惟宴游是好惟憸
邪是近惟聲色是尚閹官執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內張士喬輩
以諫諍而得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既不卑詞厚禮以睦

隣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尚謀宣淫于藩臣之家而
不采光葆之議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
之比崇韜繼岌庸兒繆將非鍾會鄧艾之比是時天下郡國十
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略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
止于求金帛錦繡以自足其所欲衍誠能啗之以利結之以好
勤勞霸政勇于爲治尚可延數十年俟真主應運納土歸命不
失爲竇融而以鄙吝召禍不免面縛及拜裂土之詔忻然自得
以不失爲劉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損命可哀也哉
孟知祥字保胤刑州龍岡人爲郡衙史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
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昆五台山靈

邢

也弱冠補太原衙内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
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
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梁相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
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爲副而辭疾補步軍都虞
侯莊宗即位於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魏王繼岌
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于知祥臨行奏曰西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
祥因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内
府帷幙珍玩館于宮中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
崇韜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即遣歸闕知祥
之石壕中使馬彦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月時天

成九年正月至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惴惴知祥承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擊拂以初入為孟入又王氏宮殿皆題匹人孟得姓名及知祥至人以為先兆時魏王尚駐于府舍知祥乃館于徐延璠之第延璠即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于壁上書孟氏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為不佳也　延璠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踈狂霸墅亦預知與我代知我居此耶四月明宗即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加知祥中書令改封其妻瓊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三年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歸賻册增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於星宿山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於王氏宣華苑因謂左右

藝芸書舍鈔本

曰使衍不荒于政有賢輔之繼裒小子豈能遽取邪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昏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月黃龍見犍為白鵲集玉局苑白龜游宣華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於是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于殿下止望攀麟附翼今示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即位其日大風晝晦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罕為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為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曾祖佚為孝元皇帝廟號太祖　察為孝景皇帝廟號世祖考斌為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宗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四月受玉寶玉冊追冊長公主

祖　行

為皇后册夫人李氏為貴妃御得賢門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
寺避暑觀睍皇僖宗御容宴群臣于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於
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袒監國季良名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
曰上合為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祿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為
金縢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為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
有真人出天下一統涵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偽謚文武
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初有丐者自號醋頭手攜一
燈檠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登、便倒至是人以為應知祥好學問
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薨之日蜀人甚哀
之

袒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之媵生袒於太原大成
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
睍德元年七月知祥寢疾以袒監國翌日册為太子知祥薨於樞前
即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延隱兼侍中六軍副使
張業檢校太尉李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表陳留人十
一月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陰人
二年二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后李氏長公主之媵當夢吞星自天墜
落其懷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
生袒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兎馴繞其廬群烏銜
土置于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録七月閬州大雨雹

如鷄子烏雀皆死暴風飄船上民屋女巫云灌口神與隨州神交戰之所致

三年四月吳越遣使来聘十二月遣使報聘十二月晉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来聘叙姻親之舊其書略曰大晉皇帝奏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而大勲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肖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鄙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隣好之是睦況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

十月百姓譁本嵩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

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虎旅中有謀不軌者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為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為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即其驗也十一月昶耀兵大玄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游大慈寺宴從官于玉溪院賦詩俳優以王衍為戲命斬之二月民訛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一月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後止

二年六月地震恠有聲

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

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為慮六月敎坊部頭孫延慶王彥洪等謀為逆延慶趙廷隱之優人以能選入敎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圭曰今苦竹開花候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構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因持杖為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為黨趙廷規昕告盡擒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授維州司戶貴潞州人殘虐聚斂諭主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壚被訴下獄責於維州至犀浦賜死民家相賀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頒於郡國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難為理留犢為規覽猛得昕風俗可

移無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興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為爾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為文皆本于理常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為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其花雙開者十黃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官皆賦詩十月地震權民居者數百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於是後宮位號有十四品

貽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展安躍安情脩容脩媛修涓等

秩比公卿大夫士

八年九月寧江軍節度使張公鐸卒鐸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為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祖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

九年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濟陰人謚文肅

十年八月諸王宮侍讀劉保父卒保父青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施撻楚于諸王及祖諸子乳媪容令諭之保父曰齊梁之性不撻之則他日為豚犬耳八月漢州奏西水縣令范義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殺義家群虎逐之文通廬于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藝芸書舍鈔本

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廷隱開封人

十二年八月祖游浣花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朱亭榭遊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祖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祖曰曲江金殿鎖千門追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祖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

此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

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祖第三子玄寶卒年七歲祖因此乃封其弟仁皎為夔

王仁資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子玄喆為秦王判六軍諸衛事玄珏為褒王玄寶幼而奇異既齔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為遂王贈青城大都督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幄幕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筍芋俱生於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閭巷之間絃管歌誦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昶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齊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為嘉州刺史嘗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藝芸書舍鈔本

十四年春周高祖即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庶入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無子故制此曲

唐英按老子即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卒樂工嘆之因為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對也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處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于階前以劒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養主家資巨萬初幼時相者周玄賓見之曰此寶精也當由大富故處

回積錞比內藏三之一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延隱別墅為崇勳園幅幀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鬬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鋪塞龍處鐵柱頻撼其冀多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水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于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己十一月地震

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祖侍其母游凌波殿競渡前蜀宣華苑也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禹偁九隴人父虔為衙史禹偁少落拓鬬雞走狗隨母改遷張氏因冒姓張名謂有道士謂曰子骨法

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啟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知祥以為蒙陽令召入侍太子祖嗣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祖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召陽安自直至成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賂者登高科而評其直無有愧色馮贄尧為布衣交家貧無資終不故登第後從祖歸朝為鴻臚鄉有門生自陽城至相見甚懽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鑒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席其鄙嗇如此九月有鸜鵒集瑞鼎門觀者以為不祥

十七年春周世宗即位改元顯德

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祖以韓繼勳為雄武軍節度使賜周

師来伐漢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一作禮請行乃以季札為秦州監軍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遽至不馳奏事祖名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祖怒殺之乃遣高彦傳儔李廷珪以拒周彦儔大敗走青泥于是秦成階鳳復入周祖懼分遣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

十九年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以周世宗歸我秦州之俘祖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祖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留稿作賊何得相薄耶十二月旌表蓬州縣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嗢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筍以療母疾也

藝芸書舍鈔本

二十一年十二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祖謁和陵三月龍見玉壘闕時藝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對言曰臣觀大宋啟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祖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昊字穹佐唐相紳之後王師来伐昊勸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至夷陵卒昊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傳讀玉惶石崇傳咲曰窮儉乞兒以此為富可咲可嘆王衍及祖降表皆昊為之蜀人鄙其所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

于外乃于昭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為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書兆民賴之
四字誤以兆為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東遷于天水皆不祥也
二年五月正月以玄喆為太子
玄喆字遵聖昶長子歸朝受泰寧節度知貝州封滕國公知滑州
滁州卒于十九年弟玄珏入朝為統軍卒
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三月王師平荊湘昶
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齎帛書遍好于太原尊劉鈞為天子至境上為

疆吏所獲太祖怒命王全斌顧彥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
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廷珪率兵拒戰昶謂
昭遠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名勉力為朕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于
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雕面惡少數萬人
取中原如反掌爾行執鐵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笑之十二
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
床不能起免胄而逃為追騎所獲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玄喆統之
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依
東郭院僧為小沙彌知祥飯僧見其慧黠留給侍昶左右累遷樞簉
使通奏使知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汶州見古塚有屍如生

誌云大中年汶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
夢文和謂曰我已為太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兵力之厄既能葬我可
以免禍至是為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而結劉鈞昭
遠曰臣愚無知但忠于本國耳太祖釋之乃以為領軍大將軍開寶
中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儔太原人是
月劍門不守玄喆奔還問計于左右老將石贇曰北軍遠來勢不能
久可壁堅以老之昶沉吟久之乃彈指嘆曰吾父子以豐衣足食養
兵四十年無一人為我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効命乃遣通奏
使伊審微齎表諸魏城乞降其表略曰臣生自并州長于蜀土幸以

藝芸書舍鈔本

詣

先人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
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于遐荒慶澤流于中夏
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執贄奉琛之禮蓋蜀
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雷赫
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于提
封將卒倉儲盡歸于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
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
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
皇帝陛下容之如地盖之如天持軫仁慈以寬危辱臣敢輙徵故事
上瀆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款獲盡

特

全生顧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為幸庶使先人寢廟不為樵採之場
老母庭除尚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庫府巡道軍城不使毀傷將期
臨照臣祖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全斌至昇仙橋祖倫迄
國之禮見于軍門全斌承制釋罪翌日舉族并其官屬詣闕自眉陽
乘舟至荊州出安陸太祖遣使迎勞并遺其母湯藥五月至京素服
待罪赦之封秦國公時乾德三年也録其子弟舊臣僅百人具皇朝
日歷是歲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謚恭惠葬洛陽祖幼聰悟才辨自
襲位頗勤于政邊境不聳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
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左右保正世禄素不知兵一
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衂惟高彦儔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

藝芸書舍鈔本

祖不能用及卒其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會至
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既死吾何用生為因不食亦卒
先是蜀人賀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尤欲
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歲除日祖令學士辛寅遜
題桃符板于寢門以其詞工祖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賀
長春蜀平朝廷以吕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其符合
如此祖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祖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
沿路百姓慟絶者數百人蓋與王衍不同耳

黄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宫中日宴卧内
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即位重誨專政如構疑貳遂變誠節擅

誅李嚴專留季良遂結董璋攻遂閬其跋扈之心著矣議者以
王孟僭竊其惡均一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嘗論之于前矣
知祥始末臣于後唐託跋孥之援階將相之貴故當勤王戮力
為國藩輔而乃倜然自帝不復顧忌迹其素心真亂臣賊子也
昶戒王衍荒淫驕佚之(失)攸、求治與民休息雖刑罰稍峻而
不至酷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州之援此
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為而昶為之固宜誅之無赦及及王師弔
伐能翻然束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封王之贈子孫俱享
厚禄太祖皇帝真有恩于隆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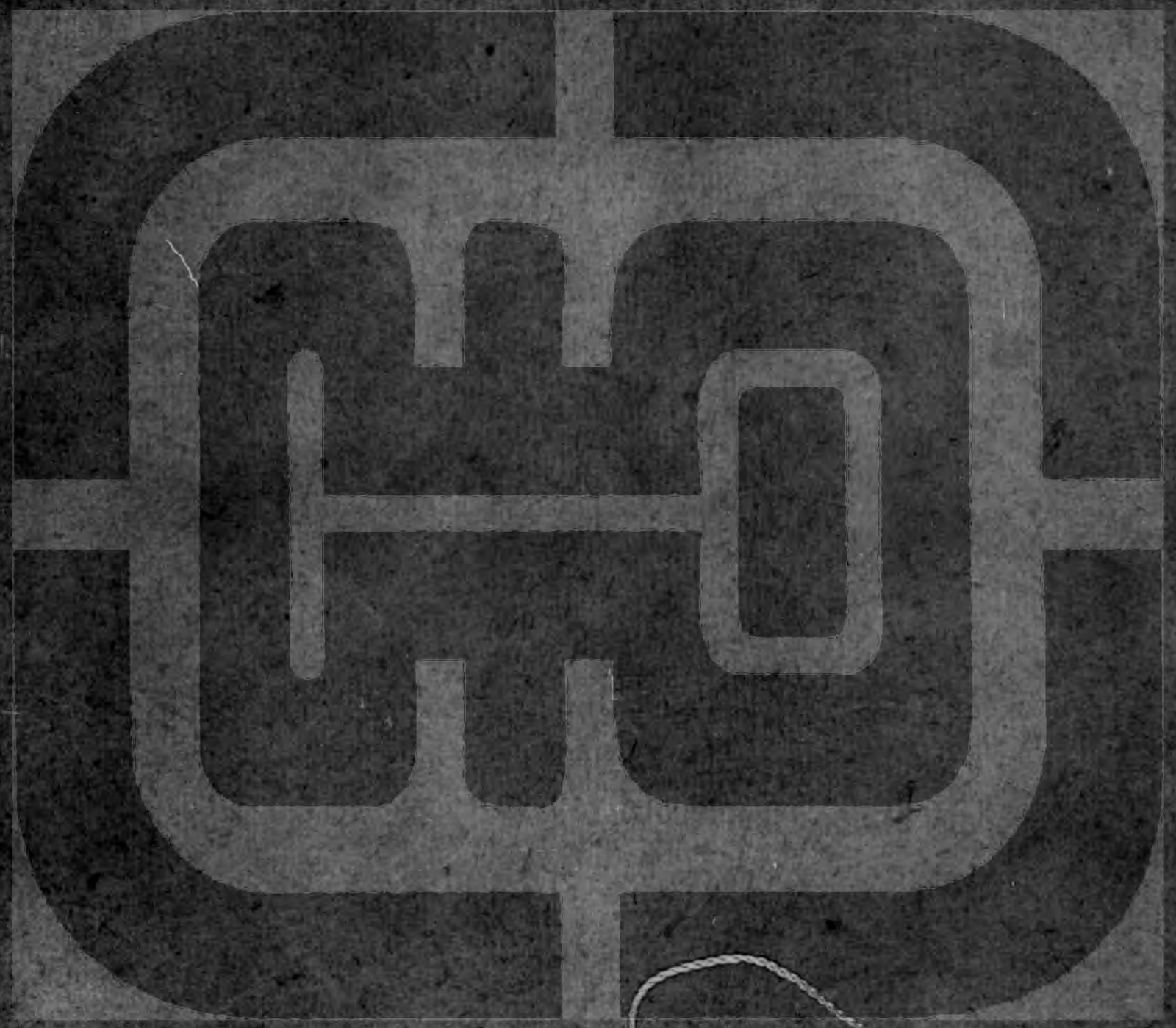
蜀檮杌十卷宋張唐英著雖偏部短記事蹟微淺而亦有可以
廣見聞備鑒戒者但録自吏人諭舛十有四五歸田多暇輒為
審定蓋以三本互證乃稍諦當如此子孫其存之
萬歷戊戌九月十八日弱侯記

晁公武讀書志云外史檮杌十卷即此書也序稱王孟父子四世八十年比之公孫述最為久遠其間善惡有可為世戒者路振之書未成脩成此書以補其遺云云則開卷當有張汝功序之標題十卷而中不分卷數疑非足本弱侯先生跋為十卷據舊題云爾此書或經芟削并卷數毋從訂正然較之陶氏說郛中所刻僅有王建事跡其子衍及孟氏父子皆不載首尾不完則書又為善本矣

乾隆丙午夏日周錫瓚記于護圃之荊樂書堂

嘉慶乙丑秋日請周慎丝姑丈家藏本囑友人影鈔以備覽焉

平江貝墉識

玄黓奄茂中秋後三日閱于彭蠡舟中能靜手記

藝芸書舍鈔本